

13部木偶新作集结上海,呈现当下国际木偶舞台诸多探索创新,“上海出品”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创下国内木偶界、甚至世界舞台许多“第一”——

引进“世界一流”为传统木偶艺术赋能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作为“节中节”的上海国际木偶艺术节集结九个国家地区的13家优秀木偶剧团和百余名木偶艺术家们汇聚上海,共带来50场演出活动,呈现当下国际木偶舞台的诸多探索创新。

其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木偶剧团联合打造的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该剧创下许多第一:对于院团来说这是第一次从小舞台走进大剧场,第一次在与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合制作中,携手英国一流技术公司;对于中国木偶来说,这是第一次尝试传统木偶技艺与现代机械的结合,更具突破的是,如此大型的木偶,放眼世界舞台也难找出第二个。

国际木偶联合会副主席凯伦·史密斯看完《最后一头战象》,对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说:“真的是太震撼了!只有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能拿出这样的作品!舞台上的人、偶、音乐、舞美、视觉效果甚至演员的服装都融为一体,如此和谐!”

在上海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改革背景下,上海木偶剧团先后推出多媒体皮影戏《花木兰》、创世神话木偶剧《创世一补天》等题材各异、木偶影形态多样的作品。其所代表的海派木偶不断寻找与当代对话的审美范式,敞开门引进电影、话剧、多媒体视觉艺术,始终走在创新探索的最前沿,彰显出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的海派文化精神。

开放集纳资源,谋求舞台突破与院团转型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木偶艺术,无论在东西方舞台,主要为儿童观众服务,被视作“小舞台”的艺术。《最后一头战象》的幕后,是一个院团面对重大创作艰难的转型。早在四年多前,就有业界专家把沈石溪的小说《最后一头战象》推到何筱琼面前。这部小说讲述了人象间的复杂情感,呼唤和平,也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题内涵深刻,是难得的好故事。

对于一个长期驻守容纳一两百人的仙乐斯演艺厅、服务儿童观众的剧团来说,要做一个大型舞台剧作品,首先面临的是资金人才资源的挑战。2015年,由英国国家剧院制作的《战马》,以中文版再度“驰骋”京沪舞台。仿佛一下子点燃了主创的激情:“别人可以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试一试!”何筱琼把《最后一头战象》看作是挑战大型木偶剧制作的创新之作,更看作院团真正走向当代剧场大舞台的转型之作。

这份雄心吸引了话剧导演何念、作曲家彭飞、参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多媒体设计的



①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木偶剧团联合打造的《最后一头战象》剧照;②俄罗斯鄂木斯克木偶剧团的《拇指姑娘》剧照;③意大利La Capra Ballerina木偶剧团的《梦游仙境》剧照;④德国第五车马剧团《西部牛仔》剧照。

(均上海木偶剧团供图)
制图:李洁

英国59公司等一批国内外顶尖资源加入其中。随后国家艺术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也给予扶持,而作为艺术节邀约作品世界首演前,先作为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的开幕推介,把全球顶尖剧院、艺术节等演艺机构的掌门人目光锁定在这个创新项目之上。

自主研发创新,让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兼容并蓄

集结全球“外脑”智慧与优质资源能让作品产生“乘数效应”,对于一个以木偶立身的院团来说,“战象”才是那个“基数”。上海木偶剧团过去的表演创作以杖头木偶为主,这样的木偶高不过七八十厘米。而放眼海外,大型木偶多作为巡游,鲜见

于舞台,更不必说是与大象等体量的巨型木偶。

与其说是技术上难以克服,不如说是定式思维难以打破。对于常被贴上“小”标签的木偶艺术来说,一旦跳脱杖头、布袋、提线木偶的传统制作表演范式,如何去展现木偶的“大”?听说《最后一头战象》首演,全国兄弟院团纷纷来沪观摩。当三尺多高的“战象”现于舞台之上,同行最惊讶的是这竟然是剧团培养的85后年轻制偶师冯呈祥主导的自主研发成果。让“战象”站起来,冯呈祥用了一年半。在一遍遍磨合探索中,他终于找到了通过HDPE(高密度聚乙烯)泡沫、碳纤维与藤条等多种材质相结合的方式,让“战象”在艺术感与真实性上找到了平衡点。这个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告诉记者,这次研发打开了他对传统技艺传承的格

局——任何新技术、新材料、新样式都可以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研发创新离不开传统技艺的支撑”。

包容多种形态,在自我更新中引领行业风尚

受邀参与艺术节展演的海外艺术家带来精彩表演的时候,也感受着这座城市的艺术创作活力与气魄。新西兰、俄罗斯、塞尔维亚剧团艺术家盛赞“战象”:“继《花木兰》之后,你们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他们口中的《花木兰》,将多媒体和皮影戏两者大胆融合,借由电影镜头的美学呈现巧妙融于一体。该剧一改过往的皮影风味,呈现出水墨画般

的唯美图景。它走出国门,先后斩获塞尔维亚“金火花”国际木偶艺术节和俄罗斯鄂木斯克“金小丑”国际木偶艺术节的最高奖项。

这两年,通过举办上海国际木偶艺术节引进的不少海外剧目,又带给木偶剧团许多灵感。今年初,剧团邀请新加坡导演,在《创世一补天》中尝试传统木偶与现代立体光影结合,又摘得今年的“金火花”多项大奖。

上海不是木偶剧的发源地,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创新、自我更新,引领全国行业创作风向。对此,何筱琼很自豪:“想别人不敢做,做别人不敢做,这就是这座城市孕育的海派精神。”



看,水墨被舞了出来穿了起来

近日登陆中华艺术宫的“水墨概念艺术大展”让人们看到当代水墨的感染力

■本报记者 范昕

古琴声起,《高山流水》在古筝演奏家龚一的指尖下流淌而出,时而余波激石,时而旋流激石;舞蹈艺术家黄豆豆身着墨韵服饰,用甩起的水袖、抑扬顿挫的舞步,和着古筝演奏家陆莎莎的弦音舞出一段“墨戏”;一幅幅水墨画“活”了,借由设计的巧思被穿在一位位模特身上,朝着人们款款走来……

如是一幕幕,来自一场艺术展览的开幕式。这样的表演秀并非只是充场而已,而是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可被视为对于水墨概念的一种诠释、一种通感。这个艺术展览,便是近日登陆中华艺术宫的“水墨概念艺术大展”。

水墨,堪称中华文明的DNA。它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明清,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至今依然具有遒劲勃发的生命力。此次展览不仅集结近百幅现代不同时期水墨艺术的名家名作,更让人们看到水墨概念所能渗透、抵达的方方面面,比如它们如何通过实时交互和智能化的表现手段予以呈现,又如何真正走进生活迸发出活力。这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后的首次高水平学术联展,可谓传统文化精髓传承与创新、水墨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一次探索。

当代水墨创作迎向“太空时代”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院长周斌指出,水墨之贵首在“韵”。考量传统水墨艺术是否进入现当代语境中的创新与发展,核心离不开四个字:笔性墨情。这幅画的上半部分用的是近乎油画的手法,遵循的却又是中国的对称美学,下半部分用的是中国水墨山水画的表达方式,却又略带西方抽象意味。今年86岁的刘国松,有着“中国现代水墨之父”



近日,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系列展演活动之一“水墨概念艺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之称。《午夜的太阳之二》其实是1980年代的作品,在当时显得格外超前,而灵感正是来自生活,来自现实。1968年阿波罗飞船首次载人太空航行,人们首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地球的样子,他感到十分震撼,于是把创作也推向“太空时代”,以独特的艺术探索记录下这个主题。

来自仇德树的《裂变—生命》等作品,让人们惊叹于,他怎么把水墨玩成了五颜六色,甚至就是大面积积烈的红。在仇德树的画中,宣纸本身取代笔墨成为了创作语言。早在1980年代,一次雨后散步,地面裂石上沾带的水让仇德树联想起水墨的痕迹。这促使他开始实践一种特别的创作技法,将水墨、丙烯颜料与宣纸相结合,撕裂之后再拼贴涂层,并对表层的宣纸进行不同程度的打磨,让墨色及油彩从宣纸背后透现,赋予作品生动的节奏感和幽深的空间感。这种创作技法日后得名为“裂变”,在世界画坛赢得关注。

参展的艺术家们以样式多元、观念多样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在业内专家

看来,水墨的基本元素不但可以用传统的笔墨技法做到,用现代的很多技巧同样可以做到,甚至能够达到更丰富多采的画面效果。此次展览即以作品给出例证。

水与墨幻化的活力渗入日常生活

生活馆与数字影像互动馆是此次展览特辟的两个空间。突破二维绘画,原来,水墨概念还在以巨大的活力和魅力感染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水色”系列的圆形瓷板画是陶瓷艺术家赵强带来的。作者似以釉为墨,以瓷为纸,将靛蓝、天青、墨绿、浅绛、月白等中国色氤氲开来,彼此相融,并最终凝固成永恒且宁静的一瞬。琉璃艺术家秦岭则展出了“夏山”系列玻璃艺术作品。草木茂盛、生机盎然的“夏山”——大自然中让人留恋的景致,在作品中以抽象的方式凝固成片断,如是创作手法来源于中式水墨体。现身生活馆的这些展品,呈现的是当代艺术设计领域中,如何结合玻璃陶瓷艺术设计、纤维设

计、服装设计等不同领域专业性,探索当代水墨语言在材料中的运用。人们看到,各种技术的使用只是手段,通过具体的材料明确表达创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感悟才是材料艺术设计的真正意义所在,最终它们传递出的是一种水墨智慧,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智慧。

而在数字影像互动馆里,充分展示的是水墨画与数码、全息等当代科技结合的演化态势。其中有一件互动影像装置名为《墨之韵》,能随人们身体姿态的舒展、变换在电子大屏幕上呈现出不同的水墨晕染效果。这样炫酷的即兴“作画”,吸引了很多观众踊跃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以外,对于水墨概念的创新探索同样迎来了好时光。前不久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了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今年9月迎来首届本科新生。在这里,一切条条框框都可以打破,任何创新探索都被鼓励。之所以在学院名称里冠以“当代”二字,用“水墨”替代“国画”,正是为了去陈出新,把水墨的概念推向更广阔的世界。

快评

经典跨界创作的新尝试

——评交响舞乐《蝶恋传奇》

郭茹心

春光蝶影,水乡江南,两只蝴蝶扑扇着翅膀飞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后,作曲家贾群执笔、指挥家吴抗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交响舞乐《蝶恋传奇》日前于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举行世界首演。

这部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的作品是2018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也是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项目。此次首演主要看点有二:一是作为交响舞乐,与纯音乐相比,它的特性在哪儿;二是同样汲取越剧和江南音乐素材的养分,时隔半世纪后,《蝶恋传奇》与1959年首演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创作观念和手法上何有区别,甚至传承。

作为一种跨界的音乐体裁,“交响舞乐”理应具有纯音乐的交响特征,同时具有与舞蹈、戏剧结合的可能。交响舞乐《蝶恋传奇》的创作以音乐叙述情节,用音响展示舞蹈的韵律、节奏和姿态,并以独立的音乐形式进行表演和传播。作品脱胎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以虚拟的情节叙事分为11个段落,时长总计60分钟:引子—春光蝶舞—水乡江南—书院同窗—田园夏景—梁祝情深—祝家招亲—迎亲轿桥—诉怨哭坟—化蝶飞升—尾声。整部作品旋律优美、情感深厚、色彩斑斓、结构完整;有着清晰的情节叙述,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形象的舞蹈语汇,具有极强的可听性和艺术感染力。

毫无疑问,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音乐创作水平。而时至今日,《蝶恋传奇》,同样是言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体裁上向“跨界”探索,意在寻求交响性、舞蹈性、戏剧性、故事性的新融合,在音乐语汇上除却优美的中国旋律,譬如春光蝶影和江南水乡等段落,亦增添了许多当代音乐的创作技法,以期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譬如变形的唢呐音调催生了荒诞的色彩,就作曲家个人音乐语言而言,他擅长用弦乐与木管乐展示情深,用铜管充实厚度,用中国风味的打击乐增添灵动推进音乐发展。音声从钢琴中波光粼粼地走来,从全奏到独鸣的淡入中缓缓飞走。

而交响舞乐《蝶恋传奇》在进行新尝试的同时也留下了稍许遗憾与疑问:作曲家用恢弘的管弦乐给人澎湃的力量,将一个艺术家的思想为民族文化注入血液,但在悲伤、哀怨的段落中少了些细腻的情思;而作为“交响舞乐”,虽具有较强的画面感与呈现性,但11个段落独立的同时缺乏整体上的音响结构力、戏剧张力,与国际上同属相似类别的《春之祭》《牧神午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音乐名作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任何一部成熟的作品都需要时间进行打磨,其中包括作曲家的修改、演员的演绎以及不同表现手段的展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舞蹈性与戏剧性却没有舞蹈与戏剧的交响舞乐《蝶恋传奇》能与舞蹈、戏剧甚至是多媒体手段所碰撞,在蝶恋中开放出更美的花朵。

(作者系青年乐评人)